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九目錄

儒行五

張爾岐

申涵光

陸卿鵠

惲日初

王化泰

沈昀

湯之錡

金敏姚琛

章大士蕭銘功

鄒組綬鄒雲升

顧培

族弟鑒孫裘仁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九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五

張爾岐

張爾岐山東濟陽人祖以上皆力農父行素教以儒業遂篤守程
朱之說教授鄉里孤惇慘悴以終其身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有
六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以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離析
句讀參考滑誤有功學者顧炎武廣師篇示汪琬曰獨精三禮卓
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
濟陽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

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矣爾岐又著周易說略八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二卷蒿庵閒話二卷門戶之見未忘或失之駁雜蓋爾岐專門名家在鄭氏禮學也

右 國史館本傳

聖朝天地之德之大物物涵煦以生長成遂其間之以處士自見者類如江南之顧絳山西之傅山康熙己未以博學鴻儒薦而一辭一不至臃腫拳曲之木實霑雨露以遂其山澤之生山東濟陽張爾岐蓋其闇然者矣爾岐諱字稷若號蒿庵以明諸生入本朝順治庚寅當貢太學以病不行其病旣困乃口授基誌生於萬

麻王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氏謂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至今江浙閒爲儀禮之學者稱蒿庵張先生先生之學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詁窺於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荅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爲先蓋聞然君子之自得者也惜其學辨五篇僅存辨志一篇然已足以見其學之正其所爲文處士前川府君墓表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亡室朱氏權厝志隻字必謹而皆得於經之意夫南豐之作開宋子先其亦何必不近之矣前川府君其祖也諱蘭龍溪府君考也諱行素爲石首驛丞曾祖諱信其遠祖諱大倫明初徙自

棗強其子考寬諸生孫瑞源曾孫昭本元孫本碩來孫克敬克明
克敬今轉徙山海關外以傭耕克明爲農於濟陽年過三十而未
娶嗚呼崇禎己卯以石首之羅兵難也欲蹈水死欲著道士服入
山以有母之待養也自抑自制而不敢遂蒿庵者自題其居者也
養其母三十四年龍溪墓表云康熙壬子郭孺人以正月十三日
歿及門艾尙書諷之仕卒以病自廢教授其鄉里守其道立其言
蓋後其母六年以歿嗚呼是則可謂處士也已其他所著易經說
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
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注訂
誤一卷春秋傳義未成山東按察使陸燿旣立蒿庵書院於濟南

而復屬載文以表諸墓嗚呼濟陽人士縣城南二十里荒草寒流
叔桎古樹者 大清處士張蒿庵之墓

右墓表錢載撰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
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棄先民故訓而師諄真儒之效不著畸
士狂生憤嫉鄙薄決去爲異端遂卽此不反聖緒日微民受荼苦
且日甚未知厥底於是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辨
成曰辨徵其辨志篇大略以爲學不正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
琢綺語自衒賣鉤釣章服其取於古皆其覲貨罔利資挾其資乘
貴勢制害政理黔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

有袁氏者采掇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立命說倡導後
進後進靡然風從爾岐以爲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黨曰是異
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藥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
放縱魚蝦禽鳥蟲螳則自籍之曰吾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
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於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
積以希報故飾爲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怠報至
將驕而怠動爲誕耳何命之立也作立命說辨爾岐早歲攻科舉
之文好掣幽蹟鉤沈引心孤冥極題事奧際自謂至樂亦以謂贊
獻羔雁之績盡信竭誠無苟然而已久之其父石首驛丞行素罹
兵難爾岐創怛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爲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

毀諸生業別字曰蒿庵鬱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思儀禮周官
曲臺記易詩春秋作資治通鑑綱目後語以見其志志操堅定履
苦節而甘澹怕平中宿光不耀詣益精游泳六藝得其會通怪慟
世俗喪葬聽巫覡創意崇奢侈傷教化作後篤終論二篇謹俗論一
篇文多不載又深悼學者樂以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
人心不可以默作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於天下久矣而不幸
小人之竊駕其說以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其
的故人各得就其所便以爲說愚蓋嘗讀中庸之書而反覆之矣
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說與夫禮抑
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

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與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攷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以爲外也由是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猷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一至美之俾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擬豈聖賢立言明善止邪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予舉中庸蔽之禮則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得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

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禮之所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指而其有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得之矣爾岐同縣邢生者居窮約熱中怨激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紕其說以爲天道難知非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縣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權之寸寸而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作小

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播其氣穀以降命而人物滋濁駁之搏謂之物清醇之搏謂之人搏之而形謂之質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則人於是得以專天之氣用物之精相感相取相愛相攻相薄相摩相歛相歛相蕩相轉日新其變以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之數百年之後若刻符券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攷其立言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亨或回或達之勢不能爲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不能析言之微冒執成訓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而

辭之遂以爲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俾善不善之較最著者無如周秦以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善氣盡勢殺善氣盡勢殺則亡焉豈不宜也秦之滅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以乘殺勢周之殺勢逢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於不可益惡之勢至於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而世之不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氣之所必至而卒至安得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年命之永促子孫蕃子盛衰无妄之禍无妄

之福或類至或至不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人之得是氣而凝之則曰命其得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永促定於有生之初逮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得蕃焉適其清得賢焉且得福貴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爲善爲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之矣執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蓋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費者實甚將其身之不良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

之際則反天之氣倍旦而鄉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
道不立又日以其昏戾媻僻之氣擾汨殺譎之結爲客氣爲彗孛
飛流爲震爲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鬱
而不通惡者騰客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爲禁奸防民之具適
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彙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
聖人經法破決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
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易則天之常然之性於是復伸善與惡
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夫國之興替爲興
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
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被